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紺珠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紺珠集　　　　　　雜家類五 雜纂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紺珠集十三卷不著撰人姓名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載有此書十三卷稱為朱勝非編百家小說而成以舊說張燕公有紺珠見之則能記事不忘故以為名其所言體例卷數皆與今本相合則此書當為勝

非所撰然書首有紹興丁巳灉陽令王宗哲序稱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建陽詹寺丞出鎮臨汀命之校勘將鏤板以廣其傳云云考丁巳為紹興七年而宋史勝非以紹興二年入相尋罷去五年復起知湖州引疾歸廢居八年而卒是宗哲作序時勝非方以故相里居若此書果出其手不應刋校之人俱不能詳知姓氏於情理殊為可疑或公武所紀

有誤未可知也其書皆抄撮說部摘錄數語條分件繫以供獺祭之用體例頗與曾慥類說相近惟類說引書至二百六十一種而此書所引秖一百三十七種視慥書僅得其半然其去取亦頗有同異未可偏廢且其所見書尚多古本亦有足與世所行本互相參訂者如方言奕㒓容也一條今本注曰奕㒓皆輕麗之貌而此書則註云奕奕㒓㒓又今本

私策繊蕽穉抄小也一條此書引作私繊穉抄策小也證之下文策字本次在抄字下則此書所引為長蓋雖徵据叢雜而旁見側出其足資考證者亦多固未可槩以叢積譏之矣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紺珠集原序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試嘗仰觀乎天文俯察乎地理凡可以備致用者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說支分派別原始要終粲然靡所不載誠有益於後學然珠之為物生於洲而崖不枯固寶之矣是珠也其色紺然異乎夜光之類惟取其文焜燿而已凡人之思慮有為物所蔽而昏昧者取其珠而玩之則了然心悟渙然氷釋固足以開聰明備記遺忘豈小補哉學者於此能勤而熟覽

之亦若提珠在手歴歴無忘其所能雖相去千百歲之久可以坐見其創述之本末則囊括倫類蓋無餘藴矣以是而名其帙不亦宜乎建陽詹公寺丞出鎮臨汀僕辛登其門一日出示茲集俾之校勘訛舛將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僕因得以詳究焉増益其所未能所得多矣揚子不云乎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其是之謂歟紹興丁巳灉陽令王宗哲序

紺珠集卷一

宋 朱勝非 撰

穆天子傳

燭銀玉果

穆王至崑崙丘觀寳器有燭銀玉果燭銀銀有光如燭玉果者石也皆似美玉

八駿

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黄驊騮緑耳

左佩華

王賜七萃之士左佩華者至華之佩也

珠澤

此澤出珠方四十里

膜拜

如今之禮拜

羣玉田山

先王之所謂冊府

載玉萬隻

天子行幸載玉萬隻

樂池

王休于玄池上奏樂三日名曰樂池

瑶池

王與西王母宴集于瑶池之上

銀烏

王賜重湲之民銀烏一隻

豪牛

又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

壁臺

王為盛姬築臺砌之以壁

黄竹詩

王遊黄臺之丘獵於苹澤大寒雪凍乃作黄竹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黄竹員閟寒

苹澤

見上文

歕沙歕玉

王東遊于黄澤宿于曲落時人語曰黄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黄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古今注崔豹

青田酒

烏孫國青田核大如瓠貯水即成酒劉章得二核供二十人飲不竭號青田酒

黍民

河内有人常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為黍民

三寶刀名

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六寶劍名

又有六劍一白虹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

百里

驚翠眉

梁冀妻孫壽改驚翠眉為愁眉

扶老鉤欄

漢顧成廟記扶老鉤欄

紫塞

秦築長城土色紫號紫塞

車轄銕畫

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迷其歸路周公錫

以輧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及

到車轄鐃皆畫

丹棘青棠

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欲釋人之忿則贈以青棠

青棠者合歡樹也

長喙參軍

猪

髯鬍主簿

羊

夜光宵燭

螢

蠅豹

即蠅虎也

青弁使者

蜻蜓

轉丸

蟯蜋

玄針

科斗

仙鼠

蝙蝠

歌女

蚓

鳳車

大蛺蝶

鳴砌

蛩

擁劍

即蟹之大螯者

玄衣督郵

鼂

河伯使者

髗

雲氣金枝玉葉

黄帝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花葩之象集於帝所因作華蓋

華蓋

見上

秦皇七馬名

追風白兎躡景奔電飛翮銅爵晨鳬

鷩帆
曹真有馬名鷩帆
澤芝
芙蕖
洞冥記 郭憲
碧玉鐘
漢武起騰光臺臺上撞碧玉鐘
九色鳳雛

東方朔遊房林之埜獲九色鳳雛

含煙舟

漢宫含煙舟以木蘭文杏為櫓

連錢荇

靈池有連錢荇

碧麥酒

瑶琨山有草如麥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

韓終李

琳國生玉李韓終常食之故號

五嶽真形圖

李克貟五嶽真形圖而至號貟圖先生

丹露

善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時有露如珠

却睡草

又有草食之令人不眠號却睡草

麗娟

麗娟善歌嘗唱回風曲庭花翻落如深秋

神馬逮日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乘之逮日三匝朝出暮

歸闗猶未閉

泣珠

吠勒國人嘗有鮫人宿其舍既去泣别所墮淚皆成

珠

猗蘭殿

漢武所生之殿

掇月舟

龍虬池有掇月舟

玉枝

東方朔以西那國玉枝進武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老則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

千年不折

翻鷄菱

玄都有翠水水中生茭狀如飛鷄謂之翻鷄茭

升蕖鴨

又有鴨丹毛而輕登於芙蕖唼露而食曰升蕖鴨

步景

即東方朔所乘逺日之神馬也

候蟲

漢元封間勒畢國貢細鳥大如蠅狀如鸚鵡以方尺玉籠盛百隻善鳴聲聞數里國人以此候時故名

霜條之箎

漢建元中起騰光臺臺上設樂有縣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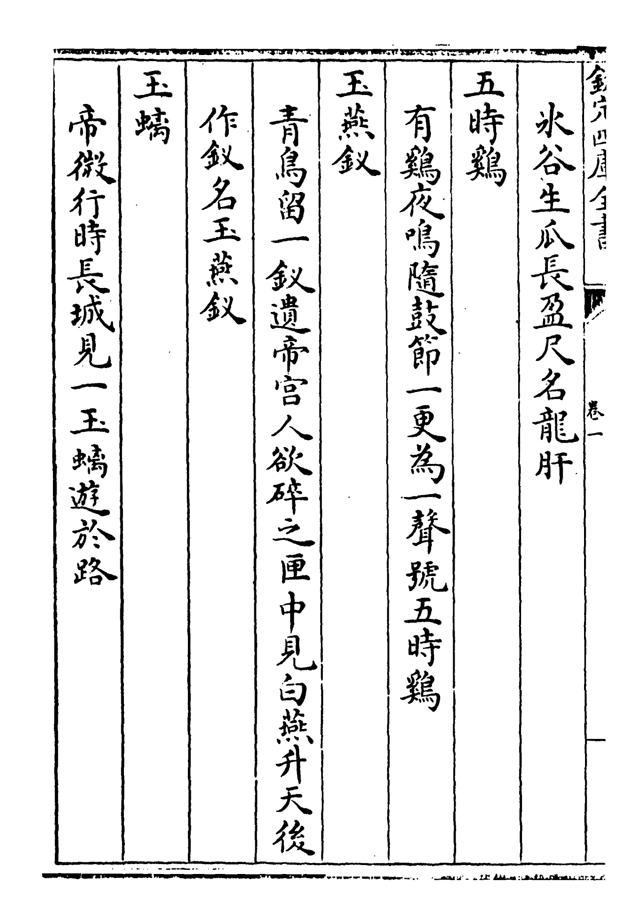
龜甲屏

漢武起神明臺臺上設金床象席雜玉爲金龜屏風

躡空草

烏荼國有草如芥葉食之能行空中號躡空草

龍肝瓜



冰谷生瓜長盈尺名龍肝

五時雞

有雞夜鳴隨鼓節一更為一聲號五時雞

玉燕釵

青鳥留一釵遺帝宮人欲碎之匣中見白燕升天後作釵名玉燕釵

玉蟜

帝微行時長城見一玉蟜遊於路

神龜出五頭

黃安坐一龜曰伏羲造網罟此龜一出頭余坐此龜以來

經五出頭矣

刀化鵲

帝賜東方朔刀後化為赤鵲入雲去

懐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之帝懐之夢

見因名

舌耕

黄安讀書執鞭荆以記一夕地成池時人曰黄安舌耕

金樓子 梁湘東王繹

夢腸反胃

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酒甕飯囊

禰衡云荀彧可强與言餘皆酒甕飯囊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寒者不貪尺璧而思短衣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箕舌

鋸齒箕舌榼耳蟜鼻

三斗爛腸

䑶洪遠云周公腹中有三斗爛腸

桂華不實

桂華不實玉巵無當

玉華鹽

胡中有鹽瑩徹如水精謂之玉華鹽以供王厨

月額

旦日雨謂之月額

雨懸絲

細雨纖懸絲

玉蔬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白鳥

蚊也齊桓公卧栢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翠紗幮進之

蜘蛛隱

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白皮牛

大月氏有牛名白皮牛割其肉明日創愈

銅奴錫婢

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

燃石

豫章有石水濯之可以燃鼎

虞吏

山中寅日稱虞吏虎也

當路

狼也

雨師

辰日稱雨師龍也

鯨潮

鯨蜺出穴則水溢為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金鹽玉豉

五茄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可煮石

衆香木

南扶國木根栴檀節沉水花雞舌葉霍膠薰陸

采華草

太極山有采華草服之能言

飛車

奇肱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至於豫州歸則別給

不以示民

能言鷄

羅含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雷門

會稽城門鼓聲聞於洛陽號雷門

棗珠

扶餘國美珠如酸棗

天鷄

桃都山大樹有天鷄日出即鳴天下鷄皆鳴

潢池

女國有潢池浴之而孕

玉李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縠霧

霧生猶縠河垂似帶

脩羊公

有道者化白石羊題脅曰脩羊公

黄妳

書卷言怡神如黄妳

趙后外傳伶玄

九迴香

趙后飛燕名宜主妹婕妤名合德相繼寵盛合德每沐以九迴沉水香膏髮

慵來粧

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施之小朱號慵來粧

温柔鄉

帝幸合德呼為温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訪白雲鄉也

披香博士

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首教授宮中

啀袖如石上花

后與婕妤坐誤啀婕妤袖曰姊啀之染紺袖正如石上花衣之以為石花廣袖

露華粉

合德用露華白英粉傅面

寶箑

婕妤進后獨揺寳箑

璧㲺

帝為温室以璧為㲺

九鶵釵

合徳有紫玉九鶵釵

留仙裙

帝與后泛舟太液池酒酣風作后揚袂欲輕舉帝令

左右持其裙久之風止裙為之縐后曰帝恩我不得

仙去宮中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

通德擁髻

宮妓樊通德流落人間頗能道二趙時事或問之通德曰方盛時馳鶩嗜慾安知終歸草埜因視燭影擁髻而泣

楊妃外傳 樂史

七寶杯酌蒲萄酒

帝與妃賞牡丹命李龜年持金花箋賜李白令進清

平調詞三篇白援筆立書以進帝命李龜年歌太真以七寶玻璃杯酌西涼州葡萄酒飲笑領歌意姿態尤妙

避風臺

帝覽漢成帝内傳以趙飛燕身輕置七寶避風臺謂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子對曰霓裳一曲足以高掩千古

龍香撥

楊妃琵琶以龍香板為撥

飲鹿泉金沙洞玉蕊峯

皆在驪山上

曲終珠翠可掃

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終珠翠可掃

頗黎碑

驪山筝殿側有魏温泉堂碑其石瑩澈宫中呼曰頗黎石之碑也

玉𥦗𥦗金𠚣𦿉

迎娘歌喉玉𥦗𥦗鸞兒舞帶金𠚣𦿉

龍腦蟬

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帝以賜妃妃私遺祿山

落妃池

貴妃生於蜀嘗誤墮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金步摇

帝自以麗水紫磨金琢步摇親插妃鬢上

竊吹玉篴

妃竊吹寧王玉笛忤旨放出已而䜿召張祜詩云小花静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請纏頭

宴於清元殿自打羯鼓曲終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八姨曰豈有大唐天子大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為一局

氷晶屏

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嘗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躄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人也臨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上自後不登樓未幾果敗

照夜璣

帝賜虢國照夜璣

玉環

楊妃小字

異聞實録 李玫

長明公

楊稹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稹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

封妾為西州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巽生蛾郎不復强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妾換馬

酒徒鮑生多聲妓外弟韋生好乗駿馬經行四方各求其好一日相遇於途宿於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㑹飲未終有二人造席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舊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

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一曰步至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鬉意已忘於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賦文多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甘棠館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高吟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

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異其詩遂問之忽入一林遂不見

竹葉舟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訪僧不值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間有寰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堦前竹葉置圖上謂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

濤洶洶涌一舟甚大恍然登舟其去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踰旬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其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又作詩別其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爲鬼物矣倏忽復至渭水經趨青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

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在

蚍蜉王漁紫石潭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者行案上傳呼云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貫之照看皆無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截鐙留鞭

姚元崇牧荆州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為遺愛新牧奏之朝廷加獎

慚顔如甲

進士王光遠干索豪權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耻時人語曰光遠慚顔厚於十重鐵甲也

七寶山座

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粧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

講論古今勝者得升帷帳張九齡論辯風生首登此座焉

楚蓮香

都下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每出蜂蝶相隨慕其香

暖寒會

巨豪王元寶每大雪則自所居至坊巷口掃雪開逕迎揖賓客至其居處飲宴謂之暖寒會

記事珠

張說有珠紺色有光名記事珠每有鈌忘持玩之則洒然而寤

遊仙枕

龜兹國進枕温潤如玉制作甚質若枕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見於睡中名遊仙枕

記惡碑

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姦惡既

斷罪又以所犯刻石立其門再犯必置之死時謂記

惡碑

自暖杯

内庫有酒杯青玉色其薄如紙以酌酒少頃則沸熱

名自暖杯

辟寒犀

交趾進犀一株色如黃金盛寒置之坐中一室爲之

温然交趾人曰辟寒犀

飛奴

張九齡以鴿傳書寄其家雖遠必達號飛奴

喚鐵

太白山隱士郭休字退夫所居有白雲亭客至有鐵一片則擊之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為玩謂之喚鐵

緑衣使者

長安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色與隣人李弇通共殺

崇義遂謀奠日將奠客集崇義家有鸚鵡謂人曰殺主者劉氏李弇也遂敗明皇聞之封鸚鵡綠衣使者後人因以呼之

護花金鈴

寧王每花盛時綴金鈴於上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

妖燭

寧王好夜集有人獻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賓妓雜

坐酒酣狂作則燭必昏翳否則明謂之妖燭

饞燈

南方有魚多脂煉以為油照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饞燈

助嬌花

御苑千葉桃開帝折一枝插妃之冠上曰此花能助嬌也

燭奴

申王以龍檟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念奴

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奴眼色媚人

興慶池醒醉草

興慶池南有草叢生葉紫而有香醉者嗅之即醒謂之醒醉草

看花馬

長安俠少春日結友賞花並乘矮馬行花下杯盤從之遇名花即駐立飲之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中見黄鶯呼金衣公子

花裀

學士許慎選豪飲春日聚落花鋪地而坐謂之花裀

銷恨花

明皇愛千葉桃嘗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妓圍

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宫妓密圍而坐謂之妓圍

氷山之諭

進士張彖力學能文有逸才方楊國忠用事士爭詣門獨彖不往或問之彖曰爾輩以楊公之勢可倚如太山耶以予觀之乃氷山耳皎日一照須臾即滅彖後登科為華陰簿喜論事而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立身矮屋下使人

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風流藪澤

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俠少萃集號曰風流藪澤

知更雀

裴耀卿養一雀初夜及逐更必鳴號知更雀

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

綵絙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射團

宮中每端午節造粉角射之以粉團角黍並堆盤中用小箭射之中者方得食為戲

探官

都城上元熨斗以官位高下帖子置其中以相勝為

笑

富窟

富人王元寳頗好客宅中起堂甚壯榜以禮賢時呼其宅為王氏富窟

龍皮扇

元寳家有皮扇盛暑宴集置扇坐間則清風滿室葢龍皮所為也

夢筆花

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名聞天下

蛛絲卜巧

華清宮每七夕陳花果酒食祠牛女以乞巧又聚極小蜘蛛置盒中至曉開視以蛛絲疎密為得巧多少故也

鬼神破膽

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宿於村邸夜深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

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泥金喜信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帖子附家書為報喜信

相風旌

宮中植長竿掛五色旌綴以金鈴占風候謂之相風

旌

向火乞兒

張九齡見朝士趨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為向

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肌裂體暴骨塡溝中矣禄山之亂果然向火言附炎也

冰筯

宫中雪晴簷溜成冰妃子呼為冰筯

占風鐸

宫中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揺如環珮聲謂之占風鐸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

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插花賞詩

長安春時盛於遊宴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甚嘉之親折花插其巾以爲旌賞

張公口案

張九齡習事通法律累典刑獄每有勘鞫口占案牘命吏書之情法悉當時謂張公口案

銷魂橋

長安東灞陵有橋人多於此送别謂之銷魂橋

金牌斷酒

安禄山眷寵既深人多嫉之帝恐遇害賜金牌繫背每王公勸飲則示云准勑斷酒

文陣雄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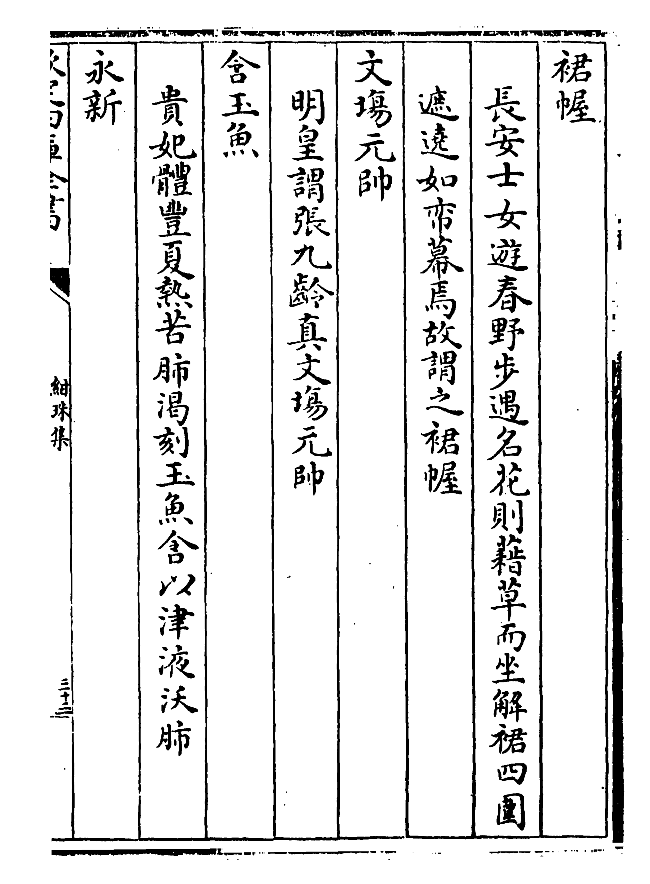
張九齡覽蘇頲文卷曰蘇生俊膽無敵當為文陣之雄師

傳書燕

長安富商任宗妻郭紹蘭能詩宗賈販湖湘間久之未歸紹蘭視堂中雙燕曰我聞爾海東來必曾經湘中為我附書任郎可乎燕即飛下止於膝紹蘭寫詩一絶繫於燕足燕經去宗在荆州忽有燕遶身而飛止於肩足有小封宗視之乃其妻所書也

解語花

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妃子共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遶如帟幕焉故謂之裙幄

文場元帥

明皇謂張九齡真文場元帥

含玉魚

貴妃體豐夏熱苦肺渴刻玉魚含以津液沃肺

永新

宮妓永新善歌帝曰此人一曲值千金矣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潛行譖毁多被其害謂之肉腰刀

決雲兒

申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黄鶻每至出田獵在駕前賜名決雲兒

錦雁

温泉御湯中有玉蓮湯從蓮中湧出每沐以錦繡息

雁浮之又鈒鏤小舟以為戲玩

百枝燈

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尺每㸃之光照數十里

燭圍

楊國忠子弟每上元各人秉千炬燭謂之燭圍

有脚陽春

宋璟愛民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時謂之有脚陽春

粲花論

李白天才俊逸與人談論言皆成文粲若春花

醉聖

李白嗜酒醉後文尤奇號醉聖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論議滔滔不竭時稱辯說若下坂走丸

義竹

帝遊後苑有竹叢密笋不出外帝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謂之義竹

宫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命宫嬪呵筆授白

牽絲為婚

張嘉貞有五女皆絶色欲納郭元振為壻令五女各持一絲元振從便牽之得第三女

寵姐隔障歌

寧王有樂妓甚美名寵姐不以示人惟李白至則設七寶幛令隔障歌

烏鵲擁車行

李元紘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翔集以擁行車

鳳炭

楊國忠家以蜜和炭屑成鳳形爇爐中

風流陣

帝使妃子統宮妓自統中貴以錦幟旗相擊敗者罰酒號風流陣

半仙戲

宮中呼鞦韆為半仙戲

紅氷

楊妃初入宮與父母别淚落凍成紅氷

凌波曲

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髙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䕶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覺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於波閒

筯直

帝以金筯賜宋璟曰以表汝之直

蝶幸

明皇春時使嬪妃插花親放蝶隨其止幸之

水西流

一行至國清寺闡院僧布筭曰今日有弟子來求吾術門前水合西流而弟子至一行承言趨出門外水本東流忽改而西遂授其術焉

花妖
沉香亭木芍藥朝紅暮黄午碧夜白帝曰此花木之妖

禽擁車
李元佐離潤士民遮路烏鵲之類亦擁行

錢徑
富人王元寶以錦紋石為柱以錢甃花徑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杖夜光明照數十步

肉陣

國忠冬日列婢遮風名肉陣

吸花露

貴妃酒後凌晨攀枝吸花露藉其凉

紅汗

貴妃汗出紅膩而香以巾拖之色紅如桃

暖玉鞍

岐王有玉鞍坐之如温火氣

七寶硯爐

内中七寳硯爐冬寒氷自銷

占雨石

蘇頲有錦紋石筆格欲雨則津出

九孔針

七夕宫人向月以九孔針穿五色線

百寶欄

上賜國忠木芍藥國忠以百寳為欄

紺珠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紺珠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紺珠集卷二　　宋　朱勝非　撰

明皇雜録　鄭處誨

五王帳

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起卧號五王帳

王病親設藥誤爇其鬚

爇帝鬚

見上

玉龍子

帝為皇孫天皇后奇之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取玉龍子賜之玉龍長纔數寸而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久旱祠禱之即雨

蕭嵩虛有其表

帝拜蘇頲為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帝欲令換之不欲斥言因制中有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言其父名卿宜易之嵩不悟但改瓌為珍帝見擲於地曰

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髯

舞馬

帝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各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者十曲馬皆衣之以錦繡絡以金鐸樂作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設三層木榻置馬其上周旋益妙禄山入京取數十疋入范陽禄山敗入田承嗣軍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闌樂而舞廄人以為妖擊之至斃

進食使

諸公主學琵琶以貴妃為師日會宮中各進珍食以中使姚思藝為進食使日至千盤一盤不下千緡

戴竿舞

帝御勤政樓張樂百技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善戴竿舞頭戴長竿施木山狀如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劉宴以神童召見樓上命賦詩立進一絶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只有長竿妙入

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妃子甚喜置
宴於滕上為傅脂粉

雪衣娘

嶺南進白鸚鵡養之宮中頗馴熟洞曉人言號雪衣
娘一日飛上妃子粧臺曰夢為鷹鸇所搏妃子授以
心經持誦甚精後攜至苑中果為鷙所斃遂立塚

鸚鵡塚

見上

玉葉冠

玉真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為奇世之寶也

木瓦

楊妃妹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奪韋嗣立宅以廣其居堂成以金盆貯瑟瑟三斗因以賞匠者後復歸韋氏因大風折木墜堂上不損視之瓦皆堅木也

笏囊

故事朝臣搢笏乘馬張九齡體弱常令持之由是設

囊

雨霖鈴

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

念貴妃因采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弟

子張野狐一人善觱篥因使吹之遂傳於世

凝碧池詩

禄山犯闕王維等數人為賊執拘於僧寺一日逆黨

會飲於凝碧池以梨園數百人奏樂維聞賦詩一絶云萬户傷心生埜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宫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書於壁賊平維以此詩得免謹

西宫詩

李輔國矯制遷明皇於西宫高力士等悉竄嶺表帝戚戚不樂日一蔬食每吟詩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謝阿蠻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帝自蜀還過華清宮令召焉阿蠻出金粟背環以獻曰此貴妃所賜帝持玩泫然不覺爲之墮淚

力士薺詩

高力士謫巫州地多薺而人不食力士作詩以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

改移武陵聞上皇崩北望號呼嘔血而卒

象笏盈榻

崔琳族盛每羣從內集象笏堆盈榻

多田翁

宇文融為括田使恃權譖毀不附己者奏言盧從愿田園數百項帝聞果不喜呼從愿為多田翁

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琯宰盧氏真人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

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竹間以杖叩地令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謂琯曰省此中乎琯即洒然悟其為僧時乃永公後身也因與琯論終身事無不驗

甘露羮

李林甫壻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鬚髮班白因上賜甘露羮俾食之曰此能烏鬚平食之翌日視兩鬢黑如黳

舞劒助畫

吴道玄善畫將軍裴旻請畫東都天宫寺壁道玄曰聞将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鼎䦧之異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作相為林甫中傷而罷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个来未罷前數日厨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皆折適之大

駭未幾罷政繼貶宜春旬日之間遂卒

鼠化為蒼犬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變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林甫惡之踰月而卒

紙驢

張果嘗乘一白驢一日行百里夜則疊之置箱中乃

紙耳

一星詩讖

崔曙明堂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讖也

進水調歌

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蕚相輝樓與諸王遊處祿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為此

詞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也遂不飲而去

齒落復生

張果有道術帝欲試之飲以堇酒連進三杯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頃之齒皆焦黑以所執鐵如意擊齒皆落假寐少時齒復盡生潔白如玉色

孔升真人

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升真人未幾而崩

紫金帶

高宗破高麗得紫金帶開元中使來曰本國亡是帶歲荒民散上遽賜其使

小駟木陰

上幸繡領宮宮隘而暑使力士覘姚崇報曰方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煩暑

遊涼州

正月望夜上與葉法善遊西涼州燈燭十數里俄頃

還而樓下歌舞未終

霓裳

法善引上至月宮因聆天樂歸傳其音為霓裳羽衣

曲

雙鳳琵琶

白秀正自蜀回得琵琶其槽邏逤檀金縷紅紋蹙成

雙鳳

五色鸚鵡

開元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惠

玉魚龍

禄山獻白玉魚龍㲉鴈及石蓮花上陳於華清湯中皆如飛動

沈香山

又於中疊沈香山為方丈瀛洲

瑟瑟三斛

已見上文

筭生張説

姚崇與説同相屢以事相侵崇病戒諸子以神道碑請於説既獲其文登時録進仍速鐫刻諸子如戒後數日果使取碑欲重删定諸子告以奏御張咤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説

開天傳信記 鄭棨

嶽神迎

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

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鬒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櫜鞬迎立庭下呼巫至問之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賀乎

賀知章為秘書監乞歸名見甚欵帝問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名幸賜以為榮帝曰人無信不立孚者信也可名孚知章既歸悟曰帝戲我耶我實吴人孚者爪子也

紫雲回

帝夢遊月宮聞樂聲記其曲而寓之遂名紫雲回

石文桒字

函谷關得白石篆文桒字解者曰四十八也正符帝在位之數

麴生風味

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數人會玄真觀忽有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坐中少年秀美言語

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劔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醖共飲之同坐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撲殺佛子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依宣律師無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律師不悅常令宿於户外律師中夜捫虱投之床無畏即呼律師撲殺佛子由是敬而異之

那吒太子獻佛牙

宣律師嘗夜行道臨堦失足有人捧承之顧見一少

年問曰弟子何人少年曰某非常人毘沙王子那吒太子也擁護和尚久矣師曰貧道修行無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乃獻一佛牙今崇聖寺所藏者是也

綠玉磬

楊妃善擊磬乃取藍田綠玉琢之備極精巧幸蜀還尚在乃送太常藏之

翦髮獻意

楊妃常有語侵帝帝怒召高力士以輜車載之其家妃剪髮授力士曰珍異皆上所賜不足獻惟此父母所生可以獻妾慕戀之意上得髮揮涕遽令力士召歸

五角六張

帝幸華清宮有劉朝霞獻賦雜以俳語有云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又有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首莫五角六張帝覽之喜令改五角六張之句朝

霞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不顧改易

帝曰真窮薄人也遂薄賞以遣之

傳神寫照

吴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明珠

楊慎矜妾

氷獸

楊國忠弟子伏日以氷鏤鳳獸之狀以送王公家氷

以藥固之可數日不消潰

玉燕投懷

張說母夢玉燕投懷而生張說

嚴公界

帝御勤政樓大酺人物闐咽金吾不能制帝召京尹嚴安之諭令戒約安之於樓下周行廣場以手板指畫地為界犯此者死人呼為嚴公界終日無一犯者

照夜白

帝所乘馬名照夜白

朋字未正

劉晏七歲獻東封書拜正字上問正得幾字對曰天下字正惟朋字未正

米斗三文

開元盛時戶管一千餘萬米斗三文

太平天子

上皇為孫嘗叱武攸暨則天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

開元字

上見華山高秀插天因欲於峯腹鑿開元二字以白石填之使數百里見

三絶

明皇幸潞州道由金橋羽儀甚盛命圖之山川陳宏主之車旗韋之秦主之人畜吴道玄主之時謂之三絶

遊月宫

八月上與太真葉法静擕樂遊月宫少瞑已見龍樓雉

堞金闕玉扉泠氣逼人後兩川奏其夕有天樂過蜀當歸

一行臨死封一物留與明皇乃蜀當歸至西幸乃悟萬回

閺鄉人幼憨癡父母憶兄戍安西萬回朝往夕返故名

月堂

林甫有一堂形如偃月號月堂每入其中必有瓻族

者忽有一物如猴從月堂出遇者輒死旬日林甫亦斃

崑崙詩

蘇頲少作奴詩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父見之大驚始教授之後以文章擅天下稱小許公

神仙傳 葛洪

飛仙之印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其子名度世遍遊山海求見其

父一日於山中見之與數人博戲坐石床度世問博者爲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果亦仙去

與汗漫期

盧敖見一士深目結猴鳶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踞龜殼而食蛤蟹謂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留乃去

青精先生

先生年千歲色如童子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白石為糧

白石先生嘗煑白石為糧故號

隱遁仙人

彭祖問白石生何不服藥仙去對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甚難更苦於人間耳時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仙官常遊行四方治人疾

百花煎丸

鳳綱生採百草花煎丸服之後仙去

碧落侍郎

沈義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

丹玉版拜為碧落侍郎乃仙去

玉壺十二

王遠字方平往蔡經家後去十餘年七月七日威儀

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壺口

真書廓落

王逺與書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工

女子笞老翁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至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妾一百二十歲兒纔七十餘爾

聚壤成山剌地成淵

劉政有道術能於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能噓水興雲聚壤成山刺地成淵

青赤丸

孫博以赤丸投軍中須臾火起更投青丸乃滅

引鏡為刀

博又能引鏡為刀屈之復為鏡

泥馬

章震號王子能以泥作馬日行千里

酒驅俗態

王子弟子號太陽好酒常醉或問之曰晚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驅耳

龜杯

南極子柳融取粉塗杯呪之成龜煮取其肉食之呪其殼復為杯矣

唾盤成鯉

劉綱唾盤成鯉可食

神仙五百年一開

王烈得石髓按仙經云神仙五百年一開有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等

白羊公

黄盧子以法授白羊公此公嘗乗白羊故號

四百歲小兒

李八百呼涉正為四百歲小兒

煮石如芋

焦先服白石煮熟與人味如芋

時下玄洲戲赤城

茅盈學道乘赤龍登天先是童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昇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欲學之臘嘉平

七試

張道陵弟子趙昇七試皆過乃授肘後丹經

八公

劉安請致術士於是八公往見化為童子顔如桃花
王敬之遂授丹經
鷄犬諸物得仙
安既仙去藥器在庭鷄犬舐之皆仙去
石壁神丹方
韋和到西城山事王君令熟視石壁久之見有文字
即得道初一年無所見二年滿有文字三年得所刻
神丹方及五岳圖乃去

二十三處見子訓

薊子訓有道術至京師諸貴人爭邀之皆許某日午當往是日二十三處見子訓衣服語論皆如一焉

九節杖

王遥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簏不沾濕

方瞳

李根字子源兩目瞳子皆方仙經云人八百歲則瞳子方

九節菖蒲

九疑山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服故來採耳

魏伯陽

魏伯陽與弟子三人作丹丹成先與犬犬死弟子曰先生可服之否伯陽服之亦死獨一弟子曰先生非常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意乎服之亦死二人下山求葬具伯陽即起再以丹納犬及弟子口中皆起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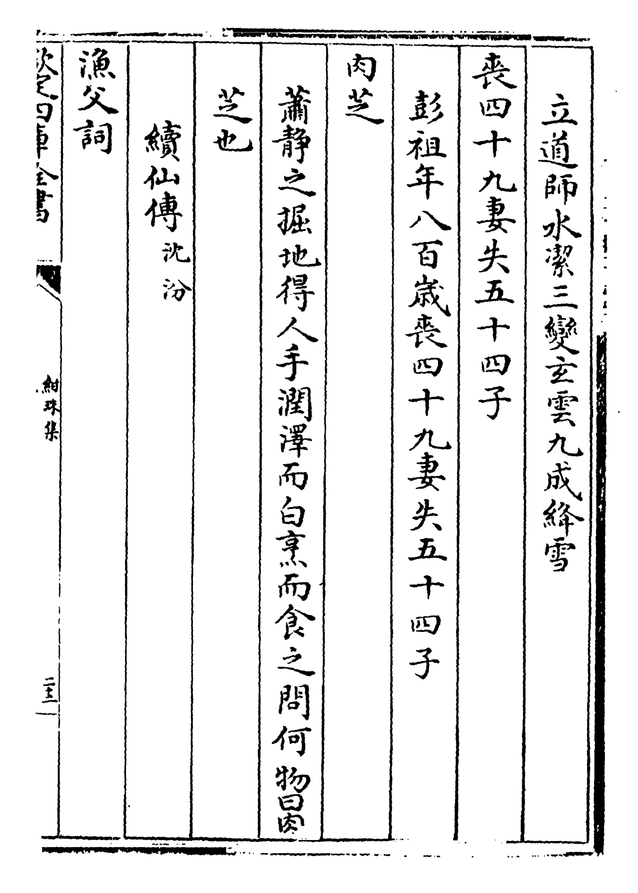
書以為别

落翮山

王次中變篆為隷始皇名之不至將殺之次中化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二大翮墜與使者始皇乃信因名落翮山

碧瓦鱗差瑶堦肪截

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宫銘曰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碧碧瓦鱗差瑶階肪截珠樹規連玉泉矩洩仙翁鵠



立道師水潔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肉芝
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而食之問何物曰肉
芝也

續仙傳　沈汾

漁父詞

張志和號玄真子嘗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於湖州刺史顔真卿坐上黄鶴翔集飛昇而去

藍采和

藍采和常著破衫繫六胯黑木帶一脚着鞾一脚跣行丐於市歌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顔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

原書葉次誤號

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後於濠梁酒樓騰雲上昇遺下衫靴帶并所執大拍板

童子峯

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巖一日汲於溪上見二花犬相趂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而沒掘之得杞根形如二犬煮而食之味極甘香忽覺身輕飛於峯上須臾雲氣擁之而去元正食其餘因得不死遂號童子峯

空中打麥聲

王老者村居慕道有老道造之延留月餘忽遍體病瘡王老為呼醫道士曰但得數斛酒浸之即愈如其意置酒道士入瓮中三日方出而鬚髮反黑顏如童子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以仙去時方打麥王老全家飲之并打麥人皆飲之須臾皆醉卧忽風動雲蒸一時輕舉舍屋鷄犬亦去空中猶聞打麥聲

龍宫藥方

孫思邈嘗救一青蛇龍子也後為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藥方三十遂作千金方三十卷每一卷内隱一方耳

道士化酒榼

明皇召張果至問其壽曰堯時丙子年人又云堯時為侍中帝賜之酒曰臣有一弟子能飲帝召之俄一小道士自簷而下年十六七美風姿善談笑帝喜賜飲一斗不醉果曰不可更飲必有所失又逼飲之酒

從頂出冠子墜地化為一酒榼視之乃積賢院中榼也拜果銀青光禄大夫賜號通玄先生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毎醉歌曰琴彈碧玉調藥煉白硃砂解醖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時鶴林寺杜鵑花甚盛為三春遊觀之最時將重九花葉已凋或謂七七曰汝言能頃刻花開可能此花否七七曰可九日之賞前二日往宿次日花已發及九日爛漫如春時數日不

謝

司花女

鶴林寺每花開常見一紅裳女子護之及殷七七欲開其花忽一女子至曰妾久司此花今為道者相共開之

粟綴鼻

七七常為一官僚名飲有佐酒娼優笑之七七取粟散之皆聞異香出自粟中惟笑七七者粟綴鼻中復

聞纖氣殆不堪忍須臾自起狂舞粉黛狼籍坐皆大懼共爲謝過栗乃墜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指船即住呼鳥即下道術甚多

身居赤城名在丹臺

謝自然問道於司馬承禎唯唯而已自然嘆曰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於是造別就新羅船入海至一山遇道士問何往曰蓬萊尋師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飛仙不能到天台

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丹臺真良師也自然乃回
復見承禎乃傳授上清之法
蓬萊山在拄杖前
譚峭詩云綫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東邉蓬萊
信是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
烏龍
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後化為龍乘之飛昇而去
琅玕樹

謝玄卿遇神仙見丹柯碧葉微風時叩五音相節云此琅玕樹也又設鳳冠粟龍睛稻黑河琅菜素麟脂班螭髓玄洲白㮋空洞靈瓜扶桑丹椹黑河文藻又有瓊粘酒桂腦芸香又彈八琅之璈叢霄之笙擊洞陰之磬奏元鈞之歌作迴鸞轉鳳之舞

空洞靈瓜扶桑丹椹鳳冠粟

並見於上

轂父蠶母

三川飢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當致豐穰

睡仙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皆聞其鼾聲而步不蹉跌所至即覺人謂之睡仙

種瓜摸錢

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座冬月於酒杯中盛土種瓜須臾引蔓開花生實食之甚美又

能遍身摸錢皆青銅錢投之井中呼之其錢一一飛出

白雲記

司馬承禎字子美善篆别為一體名金剪書隱居天台山玉霄峯號白雲子唐睿宗嘗名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遂傳於世號白雲記

隔兩塵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

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
釋謂之刼道謂之塵

毛女

毛女名玉姜在華山獵人多見之以其遍體生毛故
以毛女呼之自言始皇宮人秦亡逃入山遇道人教食
松葉遂不飢寒而身甚輕

李八百

李真多蜀人得仙後常遊人間約其年八百餘歲號

李八百

蠅虎舞

韓志和有道術唐憲宗時獻一龍床登坐則鱗鬛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枚令分隊伍舞梁州曲皆齊一中樂節

漱飯成蜂

葛玄常師事左慈有道術與客對食食畢漱口中飯皆成大蜂飛行有聲良久張口蜂皆復入却成飯粒

商芸小說

四寶宫

漢武以雜寶粧床屛帳等設於桂宫謂之四寶宫

三雲殿

漢成帝設雲幄雲幕雲帳於甘泉宫謂之三雲殿

彈棊

漢成帝好蹴鞠左右以為勞帝曰擇似此不勞者奏之乃作彈棊以獻或言始於魏文帝時宫中粧奩之

戲帝為之特妙能用手巾角拂之有人自言能令試之以葛巾低頭拂之更妙於帝

天帝面方一尺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名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

凌雲臺

臺上樓觀極盛初造時先秤衆材俾輕重相稱乃結

構故雖高而隨風動搖終不壞晉明帝登而懼其傾
側命以大木扶之未幾頹壞

問沐

晉明帝為太子時聞元帝沐上啟云沐伏久想勞極
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勞也

初不擇日

鄭鮮之上啟宋武帝云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
來月朔好未審可從否答曰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

日帝親爲答尚在其家

足下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推抱木而死公撫之

盡哀乃伐木製履每俯視則流涕曰悲乎足下足下

之稱蓋自此起焉

合組歌列錦賦

揚雄謂長卿賦不似人間來嘆服不已其友盛覧問

則何如其佳雄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成質雄

遂著合組之歌列錦之賦

吐鳳

揚雄吐白鳳凰集於玄上

胡廣得姓

廣以惡月生父母惡之藏之胡盧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以其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

炊飯成糜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敵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以延客二子委甑竊聽客語飯落成糜而進客去太丘將責之具言其故且誦客語無遺太丘曰但糜自可何必飯耶

爾汝交

禰正平年未及冠而孔文舉已逾五十相與爲爾汝交

若汝之言亦復甚佳
司馬徽居荆州以劉表不明度必有變思退縮以自
全人每與語但言佳其妻責其無别曰如汝所言亦
復甚佳終免禍
縈蒲
歷城東有蒲臺世傳秦始皇嘗過此縈蒲以繫馬至
今蒲生猶縈
肉翅登臺

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鬚髮皓然榜有未正募工整之有鈴下卒著屐登緣如履平地疑其有術問之云兩腋各有肉翅長數許

占鼎無足當乘舟

孔子使子貢出久之不返占得鼎卦無足弟子輩皆曰不來矣顏淵曰鼎無足則乘舟來耶果然

蔡邕作仙

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神驅石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有神驅石入海石去不速鞭之流血石皆赤色陽城等山皆起立東傾有趍赴之狀

璠璵之樂

琴以七寶飾之名璠璵之樂

咽塠

有人見劉道真曰此年少甚咽塠道真問此言佳否云

佳道真曰若佳言令汝翁咽塠母咽塠呼回徒堆反

一朝科頭

管寧泛海舟覆乃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書訣墨藪韋續

八角垂芒

蔡邕入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如篆籀

畫被

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穿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妙

隼尾波

草書須緩前連後字有點者字竟乃安點隸書太急則墨不能入紙隸有擊石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為難作

鋨點銀鉤

點欲堅直如錢鉤欲活而有力如銀

印泥畫沙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沙初不悟後於江岸見沙地平淨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婢為夫人

梁武帝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

金生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妙中更妙

虞世南書體叚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也

水硯為城池

筆陣圖云水硯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甲兵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搆者謀畧也

三折筆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

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如百歲枯籐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之法

墨入七分

晉祭北郊文王羲之書已而欲改易命工削去墨皆入木七分許

東陽魚卵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

墨豬

又云字多肉少骨者謂之墨豬

入神入妙入能

張芝書謂之亞聖張昶草入神八分妙入能

拊心嘔血

鍾繇見蔡伯喈筆法韋仲將座上拊心三日因嘔血

苦求之不得及誕死繇令掘其墓得之

透過紙背

張長史云當其用鋒欲透過紙背

常侍登床

太宗作飛白羣臣就帝手中競取劉洎登御床得之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南楚新聞　尉遲樞

冶銀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往絶粮忽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樸檀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

當初學治銀

通腸米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可以稍通腸也

孔子廟衙官

文德中趙滔尹平陸有人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二座鎮將孫惲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

兩箇

夢虱登第

李嬪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嬪也乃改今名果登第

抱芋羮

百越人以蝦蟇為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候湯沸投蝦蟇皆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羮又云疥者皮最佳故越人云切不可脫去此錦襖子

進士不櫛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爾

鄴侯家傳李泌

小友

李泌幼時警敏張九齡呼為小友

青青東門柳

泌賦詩譏楊國忠云青青東門柳歲宴必顦悴國忠訴于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儋耳龍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占於衆曰太孫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六合大同印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枕天子膝睡

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禄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

動天文足矣

五不可住

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遇陛下太早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力辭而去

隔鑪爲遠

泌與肅宗夾爐而卧懇求退曰今陛下以隔鑪爲遠此時若不得請況他日於香案前奏事豈復可得乎

瑠璃眼

皇孫奉節王好詩初煎茶加酥椒之類求詩泌戲云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奉節王即德宗皇孫也

端居室

泌得請乃於衡嶽隱居詔即所居營建舍宇號端居室

鏁子骨

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引骨節珊然有聲人謂之鏁子骨

以銀為信

代宗欲相泌元載忌之帝不出泌約曰後占當以銀

為信忽出銀青泌知載必敗也已且相矣未幾果然

醉人為瑞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

人聚觀以為祥瑞

六押

德宗既相泌欲令以同列分職泌曰不可宰相代天

理物輔衮之職不可分也至於給舍乃分司押事故

舍人乃謂之六押平章事當共之若各司其局乃司也焉得謂之相帝從之

貞元

初議改元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以為則效乃改號貞元

遺補騎驢

德宗之亂郎官乘馬遺補騎驢

造命者不可言命

德宗以播遷為天命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小心乃姦臣之態

泌謂盧杞

獻生子

泌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人家以青囊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故謂之獻生子

月蝕東壁

八月望月蝕東壁泌曰吾當之矣東壁圖書之府也

且占云大臣有文章者當之今吾為相兼集賢之職

開元中張燕公罷相為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况

吾為相乎未幾果不起

鞋者諧也

泌未相時宿内院阿足師旦起竊泌鞋送之帝所帝

即送泌曰夫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且諧矣

鳴珂遊帝鄉

泌少為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

絶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

作昂藏一丈夫可謂有志矣

屏風上立

泌兒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熏籠上行有異人見泌云

此兒十五必升天父母惡之聞空中異香必作蒜虀

潑之恐其飛升故

紺珠集卷二